

在我供职的单位附近,一对老年夫妻在自家住房中开了个小饭馆,环境干净整洁,因为不用付房租,同样的饭菜比别的饭馆价位要低15%左右,所以生意兴隆。面对不同身份的顾客,他们总是招待得殷勤周到,脸上始终洋溢着温和亲切的笑容。

偶然去过一次之后,我便成了这个小饭馆忠实的食客,工作日的午餐几乎都锁定于此。几年来,那不止一次的“接受”,让我心生感激。是的,这夫妻俩这么多年来,对所有来饭馆就餐的人,不仅收费低廉,有时候少个三角五角也不计较,免费提供开水(可以用水瓶提走),热汤、自家腌制的咸萝卜。他们说,不为赚取多少钱,只是在找一个营生的同时,为周围人的生活提供一些方便……

这种说不清的温暖在心里丝丝堆积,最终释放出缕缕好感,缘于此,这些年来,我只选择在他们那儿吃午饭,因为在那里不仅能吃到可口的饭菜,而且还有一种温馨家的感觉。

上班途中,一位老大爷在路边发了个修自行车的摊。有一次,我的自行车在他的摊位附近爆了胎,他帮我补好破了胎,又更换了气门芯。之后,他又骑上试行了一段路,听到有“吱吱嘎嘎”的声响,就往自行车的链条上、脚踏的接口处、

城市表情

城市底层的“富有者”

胡宝山

前后轮的轴承上抹了一遍润滑油,还把所有已经松动的螺丝上紧,收费时只要了1元钱的补胎费。攀谈中我才知道,充气、上油、使用工具在他这里都是免费的,大爷对来修车的人总是笑脸相迎,从不厌烦。

从此,自行车出问题我再也不会懊恼,哪怕多走一段路,我也要专门到老大爷的摊位上来修,在这里不仅会得到优质的服务,还有一种很舒心的感觉。

小区内的一位腿有残疾的姑娘,在家属院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报亭。因为离家不远处,图书批发店可以买到各种打折的好书,所以很少有人去光顾姑娘的小店,凭印象就知道,姑娘的生意不算好。我一次出门等公交车,也为了换零钱,随手要了份晚报,姑娘望着我递进去的50元愣愣地说:“先拿回去吧,啥时顺便捎5毛钱来就行了。”我怔了,零钱没换,换来的意外的惊喜。虽天路过,可

跟姑娘实在谈不上熟悉,她却如此信任地把报纸送给我,我又岂能轻易小视这份信任,于是到附近的商店换了零钞匆匆送去。此后,需要时便常常顺路到她的报亭买份报纸或杂志。

在像树叶一样稠的日子里,身为普通工薪一族,我也和不少有钱人或貌似有钱人打过交道,那种斤斤计较的情景,却时时让我感到陌生、怀疑和冷漠。而上述的那些平民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底层的穷人,毫不起眼地居于城市一隅,可他们却如此相似,在不经意的瞬间将我的心弦触动,那种本色、谦让、大度和善意,让我感到温暖并且彼此传递温暖。与他们在一起,和他们打交道,不用诡异地去审视



对方,也不必锱铢必较,只需坦然地接受,然后真诚地付出,世界便顷刻间变得简单、高尚、文明和美好。

他们在物质上都是穷人,但却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。通过他们的感染,许多人的心灵会得到净化,趋向美好。

涛图

我上班的地方远,就买了一辆夏利代步,谁知开了半年,感觉养不起,就不得不忍痛转让了。

一天,表弟阿边来找我,居然是向我请教买车的事。阿边上班的地方也远,每天挤公车成了一件头痛事。我听说他完,一巴掌拍在他肩膀,痛心疾首地说:“娶媳妇容易,养媳妇难啊!你要么不想给车当奴隶,你就不要买车!”

阿边冲冲地来,垂头丧气地走了。

可过了几天,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:“表哥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我买车了!”

我立刻吃了一惊:“你把我的话全当耳边风了?”阿边在那边却笑嘻嘻地说:“表哥,你放心吧,我买车保证有赚不赔!”

一个月后,有一天上街碰到了阿边,他洋洋得意冲我笑:“表哥,坐车吗?”我坐上车,屁股还没坐热,阿边又把车停在路边。那儿站着一个穿红裙子的漂亮女孩,拉开车门就坐了上来。我明白了:泡妞呀!嘿,这倒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
说间,又上来一位漂亮女孩。我有点糊涂了:一石二鸟呀?

过了一会,居然又上来第三个女孩。

世相百态

快乐做车奴

宾炜

我还在想呢,这小子真能搞,一脚踏三船!就见阿边把车停在路边一个女孩的身边,冲我抱歉地笑了笑:“表哥,我只能捎你到这了,你看,这还有一位理,你坐公交回去吧!”

我差点没把鼻子气歪,什么人!愤愤地下了车,那女孩也不谦让,一屁股坐了上去。

过几天又在街上碰见阿边:“表哥,上车,我送你回去!”

我想起上次那事,摇摇手说:“算了吧,等一会儿还不是要让你,我还是坐公交吧。”

阿边热情地说:“上来吧,今天有一个没上班,位子空着呢!”我坐了上去。果然,这一回阿边只拉了三个女孩,然后径直开回到了他家楼下,先送后面三位女孩回家,然后再专程送我。

三个女孩下了车,一人向阿边递上来几张老人头:“哎,这是我这个月的。”

阿边一边点头,一边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口袋。我一看张大了嘴巴:“你还收钱?”

阿边嘿嘿直乐:“我说过嘛,我买这车保证只赚不赔。”原来这几个女孩都是住在这一片的,恰好和阿边上班的地方同一个方向,以前也是他受挤车之苦。阿边买了车后,每天上下班就捎上她们,汽油钱都让女孩平摊了,双方皆大欢喜。

我猛拍大腿:“我以前咋就想不到呢?不行,明天我也得把车买回来!”

万家灯火

别让老婆看韩剧

盛国英

如今,韩剧是飞速流行。随便转个台都能看到浪漫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爱情故事。看着看着,老婆却偏偏陷在里面陪着一起哭一起笑,整天幻想着这些浪漫的剧情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原本蛮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就彻底变样了。

以前的老婆可是个风风火火、个性分明的女子。穿着牛仔褲、球鞋,大大咧咧。现在呢,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。高跟鞋,长裙,娃娃袖的短上衣,说话特温柔。这些转变其实也挺好,多漂亮啊。就是越来越嫌我不懂浪漫了,怨声载道,说我一定得向剧里的男主角学习才行。

每天早上,她命令我拎着早餐陪她一起等公交车。她一边吃,我要一边帮她拿着牛奶,还要露出幸福的微笑。上班时,要在MSN上和她说些小情话,并且让我把签名换成了:我爱你,小宝贝。而她呢,却是一口一个大叔地叫着,据说韩剧里的女生都喜欢这样。晚上,我要是打游戏怠慢了,还会拼命地挤几滴眼泪出来装可怜,说什么忧伤是爱的最大主题。

我也陪着看过几集韩剧,剧情倒真是挺浪漫的。于是,我想,那我也就浪漫一把哄哄她吧。

她生日那天,我一狠心花了小半个月工资买了一束大大的玫瑰,还特意跑到她

异闻见闻

在美国感受罚款

张建英

想到刚到洛杉矶没几天,我就向美国政府交了250美元的“赞助费”。

事情是这样的,我住的公寓建造年代比较早,没修停车场,于是找车位成了每天必修的烦恼。那天,我从酒会回来比较晚,转了几圈好不容易在路口找到了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。公寓处在城市的繁华地段,途经这里的车流量很大,按规定,所有停车必须在第二天早上7点前全部开走。我因为睡得晚,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,已是7点半了。我顾不上洗漱,连忙跑下楼去,停在路口的车早不见了踪影。无奈,我只得去警局交了250美元的罚款,赎回自己的爱车。后来我知道,不仅是我们这些外乡人,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,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,而且不是一次,有的还称得上家常便饭。

如果说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,那么

美国应该算得上汽车王国了。每家每户,出门的必备交通工具十有八九是汽车。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乱停车,那交通秩序立马就会陷入瘫痪。所以美国交管部门在尽可能多地修建停车场的同时,还要重罚违章停车者,两项措施双管齐下,才有了井然有序的交通状况。

美国幅员辽阔,之前在电视电影中给我的印象是到处都是空旷的农场,绿化,可来到洛杉矶,我发现这座城市显得比北京、上海还要拥挤。寸土寸金,即便是新建的公寓楼,也最多只有一个地下停车场。车位有限,许多住户只能把车停在附近的马路上。如此一来,停车就成了了一项学问。美国的交通法规明确规定,不准在十字路口附近停车,不准超时停车,不准在消防栓旁停车……各式各样的违章停车,根据路段的交通状况,收取的费用也千差万别。平常路

段一般30分钟就可以停一个小时,而繁华地段1美元可能只能停十分钟。没有味表的路段是免费的,但绝大多数是只允许本区住户停车,别的车辆最多不能超过两小时。不过还好,这些规定条条框框都写在了路边的路牌上,只要你停车前稍加注意,就不会落得吃罚款、车被拖走的尴尬下场。

在美国,一旦违章停车,你必然要受罚款,警察们从来不给任何面子。瑞恩是我一位美国同事,一次他顺路给朋友捎东西,朋友家门口白天是不允许停车的,瑞恩想他最慢五分钟就走,应该没事,于是将车停在了路边。没想到他三分钟后出来,只见一辆拖车挂着他的车刚刚启动。瑞恩急忙上去跟司机解释,司机丝毫不给他情面,没办法,瑞恩只得认栽,跟他到警局乖乖交了250美元的罚款。瑞恩说,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,从此他再没敢心存侥幸乱停过一次车。

如今,我已经结束考察回到国内,但在美国亲历停车遭遇罚款的事儿却使我终生难忘。

为了帮上这个忙,他把车开得飞快,左躲右闪马路上的一辆辆汽车,把它们甩在后头,还投机地冲过了几处红绿灯路口,以最快的速度、最短的时间到达了那家医院。

他停下车,呼了一口气,得意地回过头去,猜想那个女人应该会感激自己的。

谁知那个女人扔过来一张纸,匆匆走下车后,又走到司机座位窗前,伸手进来扇了他一巴掌,恼怒又凶恶地说:“我老公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,都是你们这些开快车又还冲闯红绿灯的垃圾司机干出来的……”然后急急匆匆跑进医院里去了。

的司机机最后说:“我知道你去医院急,我也很想帮上你的忙,所以只要过了红绿灯路口,现在晚上路上车也不多,在路上我可以尽可能的给你把车开快些赶时间,但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,我一会也不能为你冲撞,谁知道,路口会不能突然冒出个过马路的人来呢。很多时候,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地帮别人的忙的时候,其实正是因为你这个帮忙才伤害了人,帮人的忙,也总是有个前提的。”

虽然路上因为红绿灯而停顿浪费了好些时间,但的士司机还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到了医院,我把钱交给了医院。朋友也顺利地进行了手术,而我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位的士司机说的这个小事。

第二天,老婆竟然一天都不理我。打电话不接,发短信不回。难不成还在生气?没办法,我只好又赶过去等她下班,谁知咱俩没想出些浪漫的事来呢。看到我的一副,她竟然笑了起来:“今天不错,说明你还是挺重视我的。”这都是啥理论啊。不过,不生气了也算值了吧。于是,一心一意地陪着她逛街,帮她提东西,听她叫我大叔,“喜笑颜开”地应着。路过一条小河时,老婆又停下来了。她说:“你愿意为我跳下去吗?”天哪,我又不会游泳?不过,我继续温柔地回答:“当然,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至此,老婆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这两天,老婆又在说让我也准备一次烛光晚餐,请她吃饭。然后我想,我是应该先找个方法让老婆能从韩剧里抽出身来,还是先上网查查如何制造一个浪漫的、情意绵绵的夜晚呢?反正,我只知道,不要让老婆看韩剧是最好。



钟国光

一天深夜,忽接一朋友急电,说他忽然肚痛难忍,前去医院里医治,诊断结果是阑尾炎,需要动手术切除,但他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,医院不给手术。他自己都痛得半死了,是不可能回去拿钱的了,所以来电要我尽快地给他送些钱去。

阑尾炎,这可是拖不得的急症,我便拿了些钱急匆匆地打了辆的士,赶去朋友所在的医院。

然而去医院路上的红绿灯路口却有不少,所以的士司机便得停下车等红灯。其实半夜里路口并没有什么人

过马路,可能是交通系统自动给红绿灯的亮和灭作的调节而已,平时多等待一下倒也无所谓,但此刻于我却却是急得一分钟也耽搁不得的,所以司机能不能冲过去呢,或者开到路边,拐过摄像头拍照,因为我赶时间。

司机听了,便跟我说了件事情:有一回,他在路上兜客的时候,上来一个女人,很是焦急不安的样子,说是去某医院,快点。他便猜想,或许是她哪个亲戚朋友重病或者出什么意外,现在赶去可能是为了见他的最后一面,若是稍微迟点,也许就见不上了。

公司楼下等。我想,这次总算满意了吧。没想到,一看到我的玫瑰花,老婆竟然嘟



嘴说了句:“你可真没创意。”接下来,她边走边跟我讲《冬季恋歌》里,男主角

冯玉祥闻讯后回了一句话: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改善大众的生活,而不是改善大官的生活。

有一次,何应钦突然拜访。随从请示如何吃饭?冯玉祥回答很干脆:蒸南瓜。

在当时,冯玉祥可谓是有名的大人物,但名酒、名菜他极少染指。

1928年的冬天,孙科设宴招待冯玉祥。宴席中上了一道广东名菜“纸包鸡”。吃鸡的时候要把裹在外面一层薄薄的油纸撕掉。冯玉祥虽然是率领几十万军队的首领,但他从未吃过这些东西。

当“纸包鸡”一上席,他用筷子夹起一块纸就往嘴里填。在场的人都在偷偷地笑。随从一看总司令出了洋相,急忙解释。

“难怪我嚼了半天嚼不烂。”冯玉祥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。

有一次路过开封,刘峙准备了酒席,请蒋介石、汪精卫、李济深和冯玉祥吃饭。

在介绍黄河鲤鱼的做法时,一个姓刘的介绍说: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,即炸、煎、烹、煮。他还介绍说:开封的饭馆,客人要吃鱼的时候,堂官拿活鱼进来先给客人看,问可以不可以,若可以,堂官就在地上一摔,把鱼当场摔死再拿到厨房去做,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,不是新鲜的活鱼。

蒋介石说:“这鱼的吃法这么多,冯大哥真有口福。”冯玉祥回答说:“对不住,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、主席,好多年也没请过客,也没吃过鱼。”

蒋介石半信半疑地说:“这是真的吗?”冯玉祥有点生气地说: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蒋介石一看冯玉祥真的生气了,便笑着说:“我信,我信。”

一天,刚刚被收编的陕西军阀刘镇华来到郑州,冯玉祥请他吃饭,主食是:水饺加咸菜。

“你何必这样自苦,这饭怎么吃得来?”刘镇华问。

冯玉祥笑了:“我也赞成吃好的,穿好的,不然的话,还要革命干什么?可是,话又说回来,我吃的享受,不是指我一个人,我指的是民族社会普遍地享受。现在老百姓吃的是什么?士兵吃的是什么?”

刘镇华截住话题:“你口口声声老百姓如何?士兵如何?难道百姓

是人,我们就不是人吗?我们只应该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,怎么就不能为个人利益考虑考虑?”

“按我的地位和条件,如果我冯玉祥自己吃好穿好,并不难,但社会的构成,主要是人民大众,而不是军人或政客。我们不能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。整个社会是分工作,各司其职。工人为社会建造生产,农民为社会供应粮食。我们军人的职责就是为社会剪去贼民肥己的强盗,打倒出卖国家、危害民族的军阀官僚。”

刘镇华又提出一个问题:“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条,若是为人民为国家牺牲了,岂不完结了吗?”

冯玉祥回答说:“我认为个人生命小,社会生命大;牺牲个人的生命而保全社会的生命,牺牲少数人的生命,保全大多数人的生命,就叫做成仁取义。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义和目的。即是个人而言,亦可留下荣名,传之万代而不朽。则其肉体虽死,精神永生。”

刘听后迟疑半晌,又说:“一个人死就是死了,还管什么名不名的做什么?就是死了遭臭万年,他本人反正是知道了,有什么痛痒?”

冯玉祥听了有些吃惊,刘镇华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,就反驳道:“你这个见解,那就太不文明了。人死了失去知觉,后世的唾骂,固然与他们本人

无关;但尽管如此,一个活着的人,除非他丧心病狂,总是爱护名誉,想往好里做,谁也不甘心愿意做一个受人鄙视、遭人唾骂的败类及恶徒……”

刘镇华却说:“总司令,你这些话,我还是不敢赞同。”

“你现在有多少军队?”

“十万人。”

冯玉祥像是吃了一惊,霍地站起来:“哎呀,你危险呀!要是有一个仇人就够呛,你现在有十多万仇人,那怎么得了?”

“他们都是我的部下,怎么会是我的仇人呢?”刘镇华不满意地白了冯玉祥一眼。

“老弟,”冯玉祥肯定地说,“他们既是你的部下,又是你的仇人。你不和他们同甘共苦,他们怎么能和你共患难?你不关心他们的生活,只顾自己享乐,他们能不恨你吗?我说你有十多万仇人,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吧!”

连载

吴进喝了酒,笑道:“又然这是下任务啊!我尽力吧。”

这次挂职让杜光辉为难,他一直没有对黄丽说这件事。下派挂职这样的事,不可能拖得很久。无论如何,也必须将此事跟黄丽说。

杜光辉一路上想着,进了家门,黄丽没有回来,儿子凡凡也刚刚放学。杜光辉赶紧为孩子做饭。吃完饭,黄丽还没到家。这一段,她外出应酬多了,晚上经常回来得晚,杜光辉也有些习惯了。

门铃响了,一看钟,十点多了。他打开门,黄丽裹着一股酒气,站在门口。

杜光辉看着黄丽,心里想一个女人,喝这么多酒,有意思吗?自己洗了,也上来。正要关灯,黄丽醒了,让她拿一杯水来,口渴。杜光辉有些不太情愿地下床,倒来杯水。黄丽喝了,杜光辉说有个事,正要找你商量。

黄丽说:“你讲吧。”杜光辉就将下派挂职的事说了,说到一半,黄丽的酒醒了。黄丽瞪着眼睛说:“你个杜光辉,这个时候还要下去,你也不想,你能下去吗?”

“怎么不能?再不下去,下次年龄就不行了。”

“不行就算了,这次我不同意。凡凡要高考了,我现在又忙。你一走,谁来照顾家?何况上一次,你也报名了,还不是陪着别人出洋相?”

“这次不一样了。我不说了,这事就这么定了。”

“那不行。”黄丽坐了起来,杜光辉却躺下去了。

黄丽使劲拍了一下杜光辉的后背:“你要下去可以,把儿子也带上。”杜光辉没有做声。

第二天早晨,杜光辉起床给凡凡做了早饭,黄丽一直睡着。他上班时,也没喊她。到了办公室,就听见人事处处长喊他:“杜主席,下派挂职的名单定了,你来看看。”

“啊。”杜光辉应了声,进了人事处。张处长说:“昨晚刚定的,你到桐山。”

“桐山?”杜光辉听到这话,着实吓了一跳。桐山是河北省最穷的一个县,地处大山深处。前几年,他曾因公去过。小县城没有省城的一条街道长。一到黄昏,街上拿枪都打不着人。

“是桐山吗?”杜光辉又问了一遍。“是啊,桐山。”张处长说这话时,似乎有些同情,“我刚到组织部

那那边拿了文件。组织部昨晚才提交省委定了的。可能他们也怕有变化,连夜把文件发了出来。”

杜光辉拿着文件,又看了下,自己的名字后,是:任桐山县委常委、常委、副书记。他再往下看,简又然到了桐东,也是副书记的位。要是被书记注意了,不就……”

杜光辉已经开始走了,简又然只好笑笑。

既然下派的事正式定了,而且都要到下周到桐山报到,简又然和杜光辉都开始做一些下去前的准备工作,包括工作的移交,一些手头事情的扫尾。赵妮望着简又然,冷不丁问:“下去了,怎么不见呢?”

“想见就见吧。”简又然笑道。

赵妮轻声说:“能到桐东去吗?”

“那不行。”简又然低着把头把笔记本放到抽屉里,然后出去了。

赵妮眼里突然有了迷茫。杜光辉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,其他一些同事不断地来跟他谈下派的事,说到桐山,大家都说虽然那里艰苦,可那里也容易做工作。下派挂职,不就是想做点事?杜主席到桐山,说不定会做出改变桐山面貌的大事呢。

杜光辉只是苦笑,桐山离省城就是坐小车也得两个小时,差不多等于跑到了外省。而且,道路崎岖,基本上是山路。桐山虽然是省委书记的扶贫点,这些年,县委书记好像都提拔了,但下派到那里的干部,似乎没听说有多少安排得好的。要是黄丽知道杜光辉被下到了桐山,说不定又要吵一通了。

快到下班时,桐东县的书记李明学带着一大班人来了,他们大概是到黄昏,街上拿枪都打不着人。

“是桐山吗?”杜光辉又问了一遍。“是啊,桐山。”张处长说这话时,似乎有些同情,“我刚到组织部

更不是滋味,他干脆提前一个人走了。